

<<爱情档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爱情档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697867

10位ISBN编号：7536697864

出版时间：2008年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集团，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(瑞士)乌尔斯·费斯

页数：189

字数：150000

译者：许昌菊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爱情档案>>

内容概要

爸爸失踪了，几个月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，就像他不过是出去了一个下午，又到屠夫那里干了点杂活。

他们几乎失去了父亲，可是父亲回来了，家里却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。

这一段家庭创伤一直埋藏在“我”的心里，多年以后，“我”成了一名历史学家到处讲学。

有一天，一个女人找到了“我”，跟“我”说，她叫安娜，是父亲的情人。

“我”回想起许多年前，父亲失踪的时候，在柜子里找到一张照片，父亲搂着一个女人。

这个女人不是自己的母亲。

“我”几番挣扎，终于决定去找安娜，了解当年的真相。

可是安娜死了，只见到了她的女儿。

俩人开始翻开当年的爱情档案，追寻那对情人的轨迹，重走一遍那段私奔之路…… 作者乌尔斯·费斯用简洁、精确和轻盈的叙述风格，讲述细琐的小事物中蕴藏的巨大的爱，以及主角怎样追寻着线索最终挖掘出一个不寻常的事实：一个看似熟悉，但其实大家都不真正认识的父亲。

<<爱情档案>>

作者简介

乌尔斯·费斯，1947年生于瑞士的阿尔高，曾在苏黎世大学学习历史。

1978年获博士学位。

1975年开始从事写作和新闻工作。

曾多次获文学奖，获得的奖项有瑞士席勒奖等。

他的小说《天堂的瞬间》被《苏黎世报》称之为“近二十五年来瑞士最重要的书籍之一”。

他的主要作品有：《奥姆

<<爱情档案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我等待着。

我和谁也没有相约。

我等待着，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。

我对自己没有估计好时间感到恼火，因此而来得太早，不知道在这莱茵河畔寒冷的小镇上干些什么才好，而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。

我在无人的小巷里溜达着，橱窗里亮着灯光，那是圣诞节的装饰品、冷杉树和光的链条。

我感到寒冷，微微有些颤抖，将手伸进了口袋里。

一只猫从我身边溜过，桥那边传来了交通的喧闹声。

我很高兴没有和任何人相约。

我曾通知他们，我会准时出席朗读会，但决不会早到。

那是在万圣节后的几天，是一个典型的十一月的浓雾天，潮湿，灰色的。

但是，至少数周末引起滑坡和泥泞如注的大雨停下了。

也正因为万圣节，我在去往朗读会的途中到我童年时的村庄走了一趟，拜谒了父亲的坟墓。

位于瑞士中部尤拉河和阿尔卑斯山远方的山谷，今天也仍然保留着农村的面貌，那里是小小的村落，分散的农户。

在这个山谷里，当季风向着雪山吹去，你看到的是一望无垠的风光。

当下雨引起发大水时，雪山的流水通过阿勒河和莱茵河向北流去。

我的父亲就在这里度过了一生，他也在这里去世，就在下面因冰川运动而形成的山谷——塔尔海姆。

十年前的他是一个顽固的基督徒，偏偏是在天主教的死亡星期日被埋葬。

毫无疑问他会将此看做是另一种屈辱。

今年，他的墓前也同样堆满了鲜花。

母亲、我的妹妹、姑妈，还有叔叔也在墓前送上了花束，年复一年。

这束花每年都出现在这里，缎带上用古朴的语言写着：一位“女崇拜者”祝愿死者获得“永恒的安宁并被人默默地怀念”。

在父亲下葬时这束花就曾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有那么几秒钟，母亲那满是泪痕的脸变得呆滞而僵硬，她的声音由呜咽变得结结巴巴，她生气地问道：这束花是谁送的？

谁也不知道。

大家都感到了灾难，大家都沉默着。

我们家在遇到意料之外的情况时就是这样。

沉默持续着，掩盖了一切。

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母亲那张神情迷茫的脸。

她迅速找回了悲伤寡妇的角色，泪流成河，心烦意乱。

想想她是怎样照顾父亲的吧，现在她终于解脱了。

父亲埋葬几天以后，那束带有缎带的花束消失了。

但是，每年万圣节，总有一束花出现在那里，同样的缎带，同样的文字。

我在教堂公墓待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在坟墓之间徘徊使我回想起了我的父亲；我的弟弟米夏埃尔，早逝的他永远是我心目中的“小家伙”，永远的米西，直到他的早逝；还有罗森茨威格，他向我讲述了本·艾黎塞尔教主或称善良的天主的故事；尤丽叶姑妈和她的核桃酥角，还有杏仁夹心糖果，这也都属于我的童年。

如同峡谷中的乱石堆，新年市场上的棉花糖，深秋时节延续数周之久的浓雾，这都深埋在我的童年记忆里。

我开得太快，来得太早了。

朗读会是今年的最后一次。

十二月人们要忙于其他的事情，而不是去听一个作家讲话。

<<爱情档案>>

对此，我并非感到不高兴。

过去几个月的旅行让我感到疲倦。

我渴望回到我工作室的宁静中去。

在那里，我可以从窗户向着公园望去，母亲和孩子们在那里玩耍；看着街道，走向生活，自己却并不置身于其中。

我听着醉汉在人行道上怪声喊叫，北桥火车站列车驶入的声音；想着里马特河的流水，我看不见这条河，听不见它的声音，但是有时候我能闻到它的气味。

那个女人站在饭店的门前，向四周张望着。

她径直向我走来，好似等我许久了。

我并不认识她，从前也没有见过她。

她抓住我的衣袖，把我从入口处拉走了。

就几分钟，她请求道。

她把我带到了旁边的小巷里，将手放在我的下颚上，端详了我半天。

您真是他的儿子，她说，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和脸颊，似乎要确定一下，我是不是真的存在。

我连表示惊讶的时间都没有。

我还没来得及提问题呢，她就说，我曾经爱过他。

我们坐在一条长凳上，两人都穿着大衣。

一阵风吹进了衣服，吹得挂在小巷房屋之间的圣诞节的灯饰、蜡烛和圣诞星直摇晃。

人们向饭店走来。

这里原是一个行会之家，朗读会将在这里举行。

那些年，他曾经是我生命中的大爱。

我从来也没有忘记他。

我和他在一起只度过了一个夏天，那是月亮遮住太阳的夏天。

她向我出示了一张照片。

我示威地将头扭向了一边。

她说的那句话像呼出的气一样在空气中飘动，变成小小的云朵升向天空了。

不正视是不行的，她说，并把照片放在我的眼前。

我看着她的手，然后看了看照片。

她的脸窄窄的，烙上了年龄的印记，但是她的表情很活跃、愉快。

我觉得照片上的年轻女人更安静，更像在思考，正在沉思。

毫无疑问，她有吸引人的地方，这一点我马上就看出来了。

她有着修女似的美丽，我不由自主地想道。

我是一个爱梦想的人，那时我充满渴望，但是很快就在早婚中窒息了，只是您的父亲…… 她中断了叙述，拿起了我的手握着。

你和他很像。

我又看了看照片。

那是我的父亲，毫无疑问，还不到三十岁，脸上没有忍受急促呼吸折磨的痕迹，这种折磨后来使他的生活很困难，早早就丧失了劳动力。

他结婚时也很年轻，那时他二十六岁，那是在战争时期，他在莱茵河边防部队服役。

照片使我想起了另外的一张，那是我有一次在父亲的柜子里发现的，我曾久久端详着那张照片。

柜子在地下室，是一个秘密柜。

父亲把过去年月的东西保存在这里了，以便和家里的东西分开。

母亲也有一个秘密箱。

在多数情况下，父亲的柜子总是锁着的，不过有时候他会忘了把钥匙拔出来。

这就给了我，作为孩子翻动柜子的机会。

在过去的年月中，我总能找到新东西：被喜欢裸体文化的人们称之为“光明之友”的杂志，那些人光着身子进行日光浴。

<<爱情档案>>

还有信件、旧报纸等。

这次朗读会很奇特。

那个女人坐在最前面一排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她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做些记录。

我之所以感到困惑，是因为她的话还在我脑中回响。

她说，她常常参加我的朗读会，特别是在我的父亲不在以后。

您和他越来越像了。

我们站在通往饭店的入口处，她建议，我们应该很快再见面，谈一谈，我可以给她打电话。

很快就打，她请求说，并且塞给了我一张纸条。

上面的名字是：安娜·阿尔特曼，还有一个电话号码，这个名字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。

朗读会以后通常是讨论，提出的也是那些通常的问题：故事有多少作者自己的成分；为了能够叙述，作者和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保持了怎样的距离等。

我的回答早有准备。

她问我，我为什么把男人写得那么软弱，甚至没有什么生活能力，她不明白这一点。

我寻找着回答的语句。

我说，由于社会的变化，男人们不再起着传统的作用，而又没有为他们想好另外的角色。

她追问着，想要我作更详细的解释。

许多男人正在寻找，而许多女人早就在行动了；女人不想要寻找中的男人，而要那些已经到达彼岸的男人。

我希望，她会就此罢休。

但是她想知道，为什么在我的几乎所有的叙述中没有愤怒和争吵，冲突只是在潜意识中燃烧。

为什么是这样的，她问道，为什么热情的献身、巨大的激情只会把男人和女人，特别是女人抛出轨道，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讲述这一切？

我擦着我的花镜。

我不知道我在撰写的时候会发生什么。

即使在我有意识地工作时，我也常常在叙说时将有些东西推向表面，哪些是要叙述的，哪些是不在计划之内的，哪些是有意的。

也许正因为这种并非有意的安排，才是潜意识的东西，才是紧张的东西，才是使人意外的东西，而这一切只有在撰写时才能找到。

也许我正是以这种方式曾经踉跄地产生了巨大的激情。

但是有意识地去寻找是不能得到这种激情的，无论是在生活中，还是在写作时。

它充其量只是向我们袭来。

她点着头，并低下了脸。

后来，我坐在桌旁为书籍签字的时候，她一直站在我的身旁，太近了，她低头看着我。

我真害怕她将手放在我的肩上，抚摸着我的脖颈，亲吻我头发的分缝。

但是，当地方文学协会的主席邀请大家喝葡萄酒时，她却迅速握手告别了。

我觉得她有些不满。

谁也不知道她是谁。

她大概是外地来的，主席说。

因为他认识所有的女读者。

我很快告别了，驶入了黑夜之中。

我还没有抵达高速公路呢，天就飘起了雪花。

雪越下越大，和这个女人见面的情景怎么也不能从我的脑中抹去。

我回想着她握手的情形，她的声音，她快速说出的语句几乎不给我时间去思考，更不要说回答了。

她说的那个夏天是不是我和米西用抹上油烟的玻璃观察日食，我们不高兴，因为父亲不在，我们不得不和尤丽叶姑妈在一起凑合的那个夏天？

在这个夏天里我常常醒着，看着房子后面的砾石小路，我在倾听父亲的脚步声。

<<爱情档案>>

雪花变成了雨水，迫使我缓慢地行驶。

雪水混着泥浆四处飞溅，雨刷在玻璃上擦擦地刮着。

另外一幅图像浮现在我的眼前，一个年轻的女人被父亲用胳膊搂着，长长的深色头发盖在额头上。

这是我还是小孩时在父亲的柜子里找到的一张照片。

这是同一个人吗？

这种相似性是偶然的吗？

还是说这不过是一种臆想？

她是否就是父亲用胳膊搂着的那个女人？

还是说父亲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情妇？

我惊呆了。

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我不可能有这种想法。

雪下得很大，我不得不停下车来。

我靠在汽车的椅背上，感觉劳累。

日食的那个夏天是父亲出发去考察旅行的那个夏天。

他把我们——母亲和我，还有小米西，独自留在了家里。

在那个夏天里，我的弟弟最终必须去福利院。

这一年，河里发现了一个大家都感到奇怪的死者。

我在路边的汽车里等待着。

这一带似乎很荒芜，山坡上有着零星的灯光，一切都在静寂中。

我似乎觉得她的脸正从黑暗中升起，好像慢慢地向我走来，形象在不断变换，一会儿是一个年轻的姑娘，一会儿是一个老年妇女，但她们的声音是同样的，音色也相同。

她在乞求，同时也在索要。

这是恋爱者的声音。

第二章 我与那个女人相见以后，便仔细地回忆父亲柜子里的那张照片。

我想知道，这与父亲和这个安娜·阿尔特曼有什么关联。

我思考的时间越久，就越没有把握，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同一个女人，还是说她们只是相似而已。

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一直推迟给她打电话。

我第一次从柜中拿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，最后一次又是什么时候？

我知道，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早年岁月里曾经见过这张照片，但是后来呢？

这张照片与其他照片一起放在一个铁盒子里，都是黑白照片。

已经发白，照片周围剪成了齿状。

这些照片上展示的父亲是一个年轻人，大约二十来岁，窄窄的脸，骨骼突出，黑色的头发向后梳着，分着缝。

他穿着一套深色的西服，领口敞开露出白色的衬衫，领下系着一根领带，扣子有点歪斜。

父亲那时还是一个农民，但是照片并没有呈现出父亲的任何情况，也没有展现出后来出现在父亲脸上的痛苦。

他和这个陌生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跟我记得的照片上的那些女人又是怎么回事？

这些女人穿着长裙，外面是衬衫，衬衫上绣着尖形的花。

我试着用线条将那张脸画出来，好像画一张捉拿逃犯的脸谱似的。

这件事我做得很不情愿，本来应该很精确，但是距离图像却越来越远。

我很生气，照片让我不得安宁，后来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突然想起，照片非常肮脏的背后写着几行字：送给R。

也就是说给我父亲的。

下面是用墨水画的一朵花。

在下面的角落里写着：永远——你的。

<<爱情档案>>

明显的痕迹说明，有的字划掉了。

我回想起有一次我拿照片的时候，父亲逮住了我，一把将照片抢了过去。

有一天下午，那时他已病了很久，他要我把铁盒子拿过去。

柜子里还有剪报、明信片，还有几封信，这是父母亲在结婚前写的。

这些信捆成了两小包，我都看过。

母亲的信内容更广泛，但是父亲的信虽然简短，却更吸引我。

有那么一两句话我记住了：“我们坚持，在这样的时代，我们应该怎样继续生活？”

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我从来都不敢问他，也不敢问母亲。

我的好奇心会使他们两人发脾气。

他们两人都坚守秘密。

柜子一再吸引着我，我希望能在不知什么时候安静地、仔细地翻阅和观察我找到的一切。

我希望更多地了解父亲的生活，我对他知道得太少了，对他青年时代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，完全不知道他的梦想，他在这方面讲得极少。

他生病以后就变得沉默了。

柜子总是锁着的，这就证实了我的怀疑：里面藏着黑暗的秘密。

他们在柜子里藏着尸体（Leichen），我对米西说。

柜子里有橡树（Eichen），米西重复着说。

当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强行打开柜子时，里面的照片消失了。

带有木柄的小抽屉空了。

我将抽屉一个一个地拉开，里面剩下的只是潮湿的木材的味道，这儿或那儿的小坑，还有铅笔在上面画的道道。

我只找到几张剪报，父亲家族的讣告，战争时期食品供应卡和其他一些小东西。

没有什么个人的物品，我失望了。

父亲把所有的东西都秘密地烧毁了，母亲说，总是有东西失踪，包括他们俩共同的东西。

我最后是什么时候看见这张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照片？

我自己支离破碎的记忆、昏暗玻璃后面的幻影和朦胧的轮廓感到生气。

是因为我生气才没有和这位女人联系吗，尽管我已有此打算？

是因为我害怕由于我的无知而被人嘲笑吗？

管它什么原因呢。

记了电话号码的纸条一直放在那里，从旧年直到新年。

这一年，冰雪风暴袭击西欧，瑞士在过去战争期间的作为遭到新的揭发。

我一再推迟给她打电话，也许是因为我忙于自己的事情，因为我常年的女友克丽丝婷离开了我，而我对她离开的理由百思不得其解。

春天，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，信中简短地宣告了安娜·阿尔特曼的死讯，信中也附上一张她在朗读会前向我展示的照片，那是我的父亲和这个女人的照片。

写信人名叫薇拉·阿尔特曼，显然是安娜的女儿。

她还通知我，她的母亲给我留下了几样东西，其中有一个木偶，几封信和照片。

她请我去一趟，把东西取回。

我先是把照片推向一边，但是徒劳。

我拿起来，放下，又再拿起来端详着照片。

突然我明白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是什么联系着这对情侣和父亲柜子中的那张照片了。

并不是这个女人的脸，也不是我父亲的脸，而是这个男人的脸，他也同样出现在这张照片上，身子微斜地站在后面。

在我的记忆中我早已忘记了他。

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那张几乎认不出的脸，而是他的手，表情奇特，似乎在寻找依靠；这只手搂着女人的肩膀，而女人则在试图摆脱它，就像要摆脱一件累赘的小物品似的。

<<爱情档案>>

那时，这一表情强烈地触动了我。

我现在也已经知道，我是什么时候看见这张照片的，那是在父亲离开我们的那个夏天。

尤丽叶姑妈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帮助母亲。

她让米西和我点上一根蜡烛将油烟熏在碎玻璃片上，好去观察我记忆中的唯一的一次日食，以使眼睛不致烧伤。

玻璃上涂的油烟弄脏了我们的脸、手和衣服。

由于米西被玻璃碎片划伤了手指，我们几乎错过了日食的高潮。

后来月亮准确地在我们的施图比斯山岭上移到了太阳前。

令我们失望的是，天没有变成黑夜。

但是，我们用玻璃片看到了月亮是如何遮住太阳的。

我们看了一下表：13点52分。

日期我也记下来了：1954年6月30日。

父亲离家已近五个星期了。

尤丽叶姑妈在耐心地为米夏埃尔处置流血的手指，洗脸和手的时候，她向我们解释了她所知道的关于日食的知识：昏暗的太阳位于双子星座，遮住了木星，使金星清晰可见。

从前，这种现象预兆着灾难，甚至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，就是现在也有些报纸在谈论灾难。

<<爱情档案>>

编辑推荐

《爱情档案》中淡淡的，忧伤的，萨冈的幽灵在莱茵河游荡——一部男人版的《你好，忧愁》2008年席勒奖获奖作品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